



琴台客聚 廖火

台灣「大陸文學大系」風波(下)

柏楊認為，兩岸睽違凡四十年，彼此間產生隔閡，所以他希望《中國大陸文學大系》可作為文化橋樑，「文學不但使真相現形，也使人生命充實和豐富。透過文學，不但使兩岸彼此了解增進，進而相互激賞，也終於在彼此尊重之下，建立同心共榮的前途。」

一九八八年，當柏楊返內地考察及探親，途次北京，北京一些入選「大陸文學大系」的作家，相約去拜會柏楊，當然柏楊也想見這些素未謀面的作家。結果聽說有一位劉姓作家，表示堅決不見，還說了一句很不中聽的話：「柏楊搞作家大系，還不是『捐門檻』！」(見柏楊《家園》)

但是，事後個別作家還是傳來一些微言。首先是輾轉聽到馮女士不滿意稿酬，後來不免有人起哄，雜聲愈來愈多，作為中介人的我，更備受質疑。為清白起見，我只好向柏楊求救：「我們原想為兩岸的文化交流盡一點力，斷不料竟到如此地步」，並懇請他出一份稿酬證明，「否則，我就算跳進大海，也水洗不清。」我怕郵誤，立即傳真過去。

「捐門檻」無疑是惡毒的咒語，傳到柏楊的耳中，為之勃然大怒。在他的大陸行回憶錄《家園》便原原本本寫出來。我對「捐門檻」事件原本並不了了，還是後來讀到柏楊在香港《明報》連載《家園》披露才知道，但在《家園》中，柏楊並沒有具明「捐門檻」是誰講的。某次，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入選的劉姓作家，在我請他吃飯的期間，不知什麼原因，突然說起此事，這位劉姓作家當堂翻臉，指着我拍案而起，說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要負起最大的責任。平時語拙的我，竟然會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柏楊當天便出一份簡短聲明，重申稿酬是一千五百元港幣，並向我致歉：「深感對不起，你並沒有從中拿一文錢酬勞，還要付出郵費和分出時間，當初，只是看到海峽兩岸隔絕四十年，希望盡一份文化人的責任，才把大陸作品介紹到台灣，如此而已……」表面上似乎風波已過去，其實不然。

(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六)



爽姐私語 林奕兒

用心「梁廚」

近期看電視劇看得暈頭轉向，可以一下子幾套新劇齊煲，簡直有點過。然後找出一些之前想看看又沒有時間看的書籍看，一天看一本，也看得很過癮，雖然看的都是些小品、雜書，卻也覺得自己忽然有點點進步，算是有點收穫了吧！

門吃，他必須下決心改變，做外賣，他Set好菜單，儘管種類不多，但都是精選，還有的是另一種外賣方式，可以幫襯他一個月，預告他有什麼想吃的、有什麼不吃的，他度好一個禮拜菜單，給你參考然後下決定。如此，他的客人朋友又回來了，只是不到現場吃東西，但仍然可以品嚐到他的美食，當然大家也是支持他這個用心「梁廚」！

每日除了看電視看書，還抽一部分時間，把之前說要收拾的東西攤了一屋都是，所以也要逐一逐一清理，天天如是，實在也挺充實的。在家自己隔離，對朋友的約會興趣也不大，因為實在太冒險了，為己為人還是忍住。朋友都笑我說我有膽，其中一個朋友總是那一句：「該死唔使病！」不過這些激將的對白不為我所動，我仍然堅持大堆人聚會不參與，為自己為周圍人不怕被「壞朋友」挑釁。

另外一些朋友，他們一直做網購，有些做化妝品、有些做飲食用品，這些網購平台看上去頗吸物引，所以在目前疫情下反而生意不俗，大家都在家中不能外出，特別喜歡在電腦和手機上看不同的東西，更喜歡網上購物。不出外逛街、不出外吃東西，網上生意有得做，但地舖網約庭清潔，我過去經常約聚會的地方都暫時不敢去，他們只好加強外賣優惠，外賣均有八折，又有特價食物，平時他們特別吸引客人的食物以超優惠價外賣，光顧的朋友不少，總算能頂住一陣子，但不可能是長遠的，疫情不能鬆懈！暴力分子卻仍然不肯鬆手，令香港市民受雙重打擊！香港人該怎樣才能捱下去呢？



這位用心「梁廚」Eddy 每天為顧客送外賣美食。

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又談自製薑油

幾年前談過DIY薑油，我的主張是人人可以製造，用有機薑和有機杏仁油就可以，便宜又好，自己做的，滿是心意，用來按摩孩子，會特別珍惜，亦能倍大愛念。但慢慢發現很多人真的沒有時間，於是開始把自己做的和網友分享，慢慢儲到一班用油用得神入化的媽媽，互相交流結果是我的得着更多。

便任何時候也可以搽，在街上不用洗手也可以搽到孩子或自己身上。三、用整薑去製，即包括較涼的薑皮及熱性的薑肉。這樣會以熱性為主，不太上火也沒有那麼刺激性。浸泡油可以用最便宜的杏仁油，荷荷巴油也好但較貴。夏天的話我會加椰子油，但冬天因為其會凝結所以沒用。若不是用樽裝可以用椰子油。

太太說沒什麼病痛時，只是用來搽臉，油脂粒和暗瘡會於三天內凋謝，她說比她用過的精油快。其他小病這裡不再多說，都是感冒和肌肉疼痛，效果都很好。製了差不多兩年，覺得以下兩個方法最好：一、把薑切碎，放油中，然後隔水開蓋蒸兩小時。隔渣除油儲起。放玻璃瓶，若做多了可以放雪櫃，但以後每次用要放玻璃瓶進熱水中先弄熱。二、薑肉切碎，壓汁，全部連薑皮薑肉薑汁都放油中，加幾滴薑油作防腐，放在陰涼位置一星期，然後拿走固體，只保留油。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盤錦之五

欣賞了令人心醉的盤錦紅海灘和金海灘，我趕緊到小賣部，要和黑黝黝司機會合回盤錦市中心了。

小賣部由幾所小房子組成，第一所小房子售賣的是當地特產——盤錦煎餅，令我詫異的是，這煎餅沒有在九里外就能聞到的濃烈香氣，原來這煎餅不用油煎：老闆娘把麵糊往平鍋上一攤，麵糊瞬間成了白煎餅；接着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新鮮大蔥和生菜放在煎餅上，最後澆上一丁點類似海鮮醬的醬汁。不下油煎的煎餅就是不同凡響：素白外皮暗藏翠綠，裝綴點點鮮紅醬汁，淡雅樸實；煎餅四種食材各領風騷，蔥和菜鮮甜爽脆，醬汁鹹香帶甜，麵粉皮淡然清香……盤錦煎餅的色、香、味讓我領略到：平凡樸實中的齒頰留香，比珍饈百味更韻味悠揚。

吃過盤錦煎餅，我看見黑黝黝司機了，他說：「快來吃好东西！」他領着我到旁邊小房子去，小房子窗明几淨，食物香氣一概欠奉，怎會有好东西吃呢？「老闆，挑幾隻壯實的螃蟹！」「盤錦有螃蟹嗎？」「盤錦稻田蟹是特產啊！盤錦有150萬畝蟹田，年產量達6.5萬噸。盤錦的蟹叫稻田蟹，就是把蟹在稻田裡放養；稻田蟹最喜歡吃稻田裡的野草，連除草之效；而牠們在稻田的爬動，則



滿身泥土氣息的盤錦稻田蟹。作者供圖

有鬆土之利，一舉幾得呢！」盤錦稻田蟹個子小小，只有半巴掌大；呈暗橙紅色，略有光澤；無論遠近，也嗅不到牠的香氣。但把蒸熟而沒有任何調味料的盤錦稻田蟹放進咀裡，蟹的鮮香即蜂擁而至，源源不絕；一口咬下去，肉質壯實富彈性；把蟹肉仔細嚼嚼，那甜津津、美滋滋就把您的嘴巴狠狠霸佔。大開蟹舉世聞名，牠的香是嬌香，彷彿是法國香水的優雅飄逸；盤錦稻田蟹則瀟灑泥土香，牠讓你沉浸在土地的大自然氣息中，與天地同在……盤錦稻田蟹讓我感受到：腳踏實地的泥土香，比讓人增添嫵媚的香水味道更讓人倍感親切可人，歷久常新。

品嚐了盤錦煎餅和盤錦稻田蟹，在回去市區路途上，我問黑黝黝司機：「盤錦人生活怎樣？有錢人嗎？」「盤錦人生活豐富，有錢人不少呢。」「開玩笑吧，我在盤錦可沒看到什麼歐洲名車和豪宅啊！」「全國第三大油田遼河油田坐落盤錦，盤錦的石油裝備及石化產業讓這油城出現不少富人；但我們盤錦人就是實而不華，喜歡踏踏實實過日子。」

盤錦那淡然留香的煎餅，滿是大自然風味的稻田蟹，街道上整潔有力的國產汽車告訴我：實而不華，平凡中有器用，樸實中藏韻味，就是這中國三線城市——盤錦的真實寫照。

走近柳

在植物王國中，有「小荷才露尖尖角」的荷花，有「咬定青山不放鬆」的竹子，有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的菊花；但我最喜歡「碧玉妝成一樹高，萬條垂下綠絲絛」的柳樹。我愛柳，賀知章說柳葉細嫩如剪刀，是的是的，它的樣子我不會忘記。柳，真的很美麗。春天，柳嫩綠嫩綠的，葉片像綠色的小玉石貼在上面，春風一吹，柳條隨風擺動，柔媚極了！

柳樹綴滿綠色的眼睛，如同姑娘一樣凝視着前方，它把自己玉條般的手伸入水中。在柳絲純淨的眼神中沒有一絲雜色，月亮鑲嵌在柳枝間，如同聖潔的嬰兒正在安眠。遠遠看，柳的影像像綠黛染就的水墨。清晨，我常俯身眺望樓下的湖邊排柳，排柳上有一層層濛濛的薄霧，像一群迷人的小姑娘穿着淡雅的綠紗裙似的。我愛柳，愛它翡翠色的葉子，它的美不是一般的美麗，是那靜謐、那般深邃……

柳是一種非常惹人喜愛的植物，在我的印象裡，一直以美麗著稱。柳有着各式各樣的美，有時嫵媚，有時清香，有時蕩起萬種風情。柳又是不同凡響的，因為其他樹不是開鮮艷的花，就是結奇異的果，而柳樹只會散出一種如碎棉花一般的什物——柳絮。柳絮是身披心靈羽衣的小小生命，雖然輕，但卻是流動的詩，久久凝望柳的心緒，春光愈來愈飄搖，古詩中「春城無處不飛花」是對它的讚譽。從畫畫的角度去品評，其他的樹通常是用點構成的，而柳是用線畫成的，還可以用五線譜彈奏出來的，富有韻律感。柳樹雖只能生出柳絮，不會開鮮艷的花，沒有月季的臉龐，但它從容淡定，久久凝望，像知己似的令人踏實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在春天裡玩得最開心的是做柳哨、吹柳哨。做柳哨要用巧勁兒，嫻熟地把柳枝的外皮抽出來，擰轉時需特別謹慎。以待皮擰後，再用小刀在枝條的活動段用力一割，讓柳皮與桿「分家」。用指甲

條像結繩記事，又似密碼和電文。夜晚，柳絲貫入水中，去糾纏水中安靜的雲影和月光，它當巧妙地連着一枚完整的水月，如同萬物圓滿的寓示，手法比李白要高超許多。柳最早領受春的撫慰，細細枝條上滲出微青微白，悄悄現出一個個圓潤的嫩苞，讓人見後笑容可掬。柳從不會造出廣袤的森林，只會單獨行動成爲一排排的哨兵，守護着河池裡的諸如流花、蓮藕、亭台、洲石等什物。但風總能破壞已快要抓住水月的柳絲，風和柳絲彷彿天生就是一對冤家。設若沒了風，柳絲就如被抽掉了生氣，這大概就是「輕風扶柳」意境的妙理所在吧。

柳是多姿多彩的，柳是婀娜曼妙的。走近柳，就如同接受母親的愛撫；走近柳，彷彿走近心靈的聖地。那麼輕，那麼柔，那麼富有詩意。柳絲如夢，葉蕾處似有青眼眨動。我走近柳，疑迷柳樹是不是有甚麼魔法；我總是認定柳樹根下，可能埋有翡翠樣的神奇物質，不然柳樹的「碧玉妝成」之美，又從何說起呢？一排排柳葉連在一起，也非常迷人。夏天，茂盛的柳葉是涼意叢生的一首詩；秋冬的柳葉，則慢慢變成金黃，像迷人新娘將離開母親，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深情。柳枝很謙卑，常常密麻麻地垂下，謙卑如學生聆聽老師的教誨。柳樹雖不會像棗樹結出紅而晶瑩的果實，也沒棗樹那麼強壯，但它善解人意的淑女氣息——是那般平易近人。它不能長成梧桐樹那麼高、那麼壯，可纖細枝條隨風起舞，比梧桐樹優雅多了。

柳在春日的意態恬靜如夢，它用寶石般的眼睛，屏息注視着雲影水光般的公園小湖，恍若它是迎接朝陽的第一使者似的。這時，它的梢上似乎有些白絮，又十分朦朧。柳樹的意境這般遠，卻又有着異乎尋常的頑強定力，只需把柳枝插入土中，幾年後便成蔥綠一片。無怪人們說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，這種無與倫比的適應性，在萬物物種中可謂獨領風騷。你看，樓下用柳枝插成的柳籬笆，已抽出纖細的小枝，長出米粒大小的新芽，慢慢變成細如眉、綠如玉的成熟嫩葉。



百家廊 扶雲

每天醒過來睜開眼，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手機，看看疫情榜，再看看特效藥和疫苗研發的進展情況。3個多月過去了，眼睜睜看着疫情確診人數，從1萬滾成了200萬，超過16萬人的生命，已經被斷送。現實依舊保持了慣有的真實和殘酷，不僅病毒的源頭和中間宿主還未查清楚，特效藥物和疫苗研發進展，也未能如奇跡降臨。面對深不可測的自然，人類數千年積累的醫學功力，顯得羸弱而無助。

多年之前因為颱風數量變幻，我曾去專訪過一位氣象科學家，他說過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。他說，人類有系統且準確進行的氣象觀測尚不足百年，遑論能從中找到其運行的規律。疫情如今蔓延至此，將這句話放到醫學領域，大致不差。這並非是束手無策的悲觀之辭。認識自然、敬畏自然，到順從自然、師法自然，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。

疫病當前，環球同此涼熱。地球上的70億人，該即刻放下過往一切偏見，同仇敵愾，攜手並肩打一場疫情殲滅戰。很可惜，疫情沒有國別，人類有，政治人物尤有之。疫情之初，不同種族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沉沉驟然泛泛，詆毀諷刺之聲不絕於耳，以鄰為壑各掃門前雪的心態，比比皆

是。疫情蔓延，全球幾乎沒有一塊可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之地。尤其是疫情開始在歐美大面積傳播後，為選舉計、為推卸責任計、為轉嫁內部矛盾計，居心叵測用心險惡的陽謀陰謀，藉助社交媒體和無所不達的網絡，像射出的無數利箭，倏忽間，就把理想中希望能織就的全球防疫大網，刺得千瘡百孔。人性的惡在政治的加持之下，隨之被空前放大。

張愛玲說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，裡面爬滿了虱子。倘若有機會，把這張網子徹底掀開來，攤在大太陽底下暴曬，恐怕爬出來的不僅僅是鋪天蓋地的虱子，一定還有為數不少的豺狼和虎豹。

就如同善惡沒有絕對之分，疫情也並非一無是處。從目前已知的情形來看，飛沫仍是主要傳播途徑，民眾戴口罩和勤洗手這兩項做得好的區域，疫情明顯得到緩和。疫情過後，保持個人口鼻和手的清潔習慣，應該會讓更多的人畢生受益。除此之外，人與人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感，亦是阻止疫情社區傳播的重要措施。

在落實避免群體聚集保持社交距離這件事情上，付出慘痛代價的內地，落實得最為到位；其他華人聚集的區域次之，西方國家最差。這也顛覆了過往的一個認知：與西方人相較，東方人更喜歡聚集和熱鬧。我住的街區，外籍人士多，咖

啡館、酒吧、外國餐廳密集。疫情洶湧，外籍人士們照舊三五成群，坐在街邊聊天、喝咖啡、喝酒。中國面孔則不分男女老少，無論早晚都是人人不離口，個個緘默少語。

距離感是一個冷感的中性詞，遠了，就是疏離，會被冠上不合群；近了，便是親密，容易失了分寸亂了秩序。在社交生活中，距離感要拿捏得好，並非易事。在人多地方小的香港，更是難上加難。住的地方再小，總歸可以依照個人經濟狀況自行掌控，再怎麼挪騰，也是可以做到秘不示人。公共活動的空間，譬如餐廳、咖啡館、郊野公園、海灘等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最常去的餐廳食肆，商家為利益計，恨不得桌椅的尺寸都減到最窄。吃一頓飯，和陌生人搭枱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周末或是公眾假期，平日裡人跡罕至的郊野公園，人頭湧湧擦肩接踵，不輪旺角。拜疫情所賜，現在隨便走進一間餐廳，桌椅都擺放得稀稀疏疏，吃碗粥粉麵，也能舒舒服服地伸長腿來坐。港鐵、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上，安靜疏朗，連大聲講電話的人都沒了蹤跡。

話又說回來，間適疏散的距離感固然重要，萬千為稻粱謀的人，還是要先溫飽餓了才能體魄。我還是繼續盼着天降奇跡，趕緊來一場捲捲風，把這場愁人的疫情吹得無影無蹤。

話又說回來，間適疏散的距離感固然重要，萬千為稻粱謀的人，還是要先溫飽餓了才能體魄。我還是繼續盼着天降奇跡，趕緊來一場捲捲風，把這場愁人的疫情吹得無影無蹤。